

星丛传记文库

Белинский

别林斯基

Добролюбов

杜勃罗留波夫

Писарев

皮萨列夫

Гончаров

冈察洛夫

【俄】普罗托波波夫等 著
翁 本 泽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丛传记文库

Белинский

别林斯基

Добролюбов

杜勃罗留波夫

Писарев

皮萨列夫

Гончаров

冈察洛夫

【俄】普罗托波波夫等 著
翁 本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俄)
普罗托波波夫等著;翁本泽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5. 1

(星丛传记文库/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671-0

I. 别… II. ①普…②翁… III. ①别林斯基
(1811~1848)—传记②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传记③皮萨列夫(1840~1868)—传记④冈察洛夫
(1812~1891)—传记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680 号

ЧЕЛЯВИНСК

《УРАЛ》1997

本书根据车梁宾斯克《乌拉尔》出版社 1997 年俄文版译出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 话: 5724903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发行 河南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 字数 35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27.00 元

XINGCONGZHUANJI
WENKU

星丛传记文库

别林斯基 /1

..... [俄]普罗托波波夫 著
翁 本 泽 译

杜勃罗留波夫 /63

..... [俄]斯卡比切夫斯基 著
翁 本 泽 译

皮萨列夫 /153

..... [俄]索洛维约夫 著
翁 本 泽 译

冈察洛夫 /293

..... [俄]索洛维约夫 著
翁 本 泽 译

致读者 /366



别林斯基

[俄] 普罗托波波夫 著
翁 本 泽 译

目 录

引 言 / 3

第一章 别林斯基的童年 / 9

第二章 中学时代的别林斯基 / 16

第三章 大学时代的别林斯基 / 22

第四章 别林斯基文学活动的开始 / 29

第五章 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的生活和活动 / 38

第六章 别林斯基在彼得堡的生活和活动 / 47

第七章 结束语 / 61

引 言



“对人了解愈多，就会爱起狗来。”在这一苦涩、戏谑的格言中看到一点真实的成分，大可不必成为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者。“凡是既生活又用头脑思考的人，内心就不可能不蔑视人们。”——诗人这样说，当然不正确。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不论现在还是过去，“生活”意味着失望，而“思考”则意味着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复杂性，这是无疑的，恰恰就是这种复杂性使我们的发展极其缓慢和困难重重。

人可能遇到的难以忍受的困难之一，就是对一向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那些人道德品质的失望。“不诚实的人，也能成为诚实的活动家。”——这种诡辩可用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论证（在我们的报刊上，这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诡辩毕竟是诡辩，也就是说，这无非是工于心计的冒牌货，是一文不值的假冒伪劣产品。它和我们的直接道德感情是背道而驰的。不，凡是不按生活法则生活的人，名利重于生存，言行不一。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著名活动家，因为他的个性和生活，就是他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的有力证明。“教书育人者，必先纯洁自己的心灵”，这个基本观念已经存在数千年，而且还要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会丝毫丧失其作用，因为这是健康思想和人的自然本能的产物。每一种学说，哪怕对我们的道德世界只有间接和微小的关系，必然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而每一种理想都



有对义务的要求。占第一位的,最明确和最普通的义务,就是为这一理想服务。

人的活动环境是无奇不有的,当然其中也不难发现不符合道德标准的环境。例如爱迪生是怎么样的人,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在道德和电灯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录音机怎么会激起我们对它的发明者提出什么道德要求和希望呢?然而,如果爱迪生对美国政府用电作为死刑的手段加以痛斥,他的崇拜者们当然会拍手称赞。达尔文发现的生物进化规律不属于伦理学,而属于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纯科学理论,绝对没有任何主观道德因素,然而,如果这一理论创立者的道德品质完全和他的高超智力相符,我们会感到很高兴。您可以把这种情感或这种本能称作道德平衡感,也可以把它叫做美德本能,反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情感。正因为我们身上有这种情感,所以,当我们发现高超的智慧和不道德的思想品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丑陋地结合在一起时,我们会感到伤心和厌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过我们所列举的一些例子,都是所谓的中间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人的才华是由特殊的、纯智能的脑力才能组成的。不论我们再举出多少个这类例子,反正无一例外,总的法则就是人的精神活动同时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智能和道德产生作用。在这无数的例子中,“不诚实的人,也能成为诚实的活动家。”——这一伪善的原则,遭到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谁会相信唱反对奴隶制高调的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贞洁是美德,但是如果是出自一个“情场老手”之口的说教,那就是无耻谰言和极大的讽刺。一个以“爱国主义者”自居的人,如果不能发表为本民族优秀品质增光的相当有力的言论,而是对这个民族采取种种严酷的措施,除了愤慨和厌恶,不会激起我们别的任何情感。用狡黠的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为自己建立富丽堂皇的安乐窝,同时又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当然不会引起渴求真理的优秀人们的兴趣。口口声声说什么人间的财富和享受是过眼烟云,不屑一顾,同时又为获得恰恰是他不屑一顾的财富而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只有那些最幼稚的天真汉才会相信他的说教。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些人和活动家言行不一,使自己的人格和信念威信扫地,而在于他们破坏自己的论点,损害了他们所维护的思想观念的尊严。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可他们却把它变成手段。充满深刻的涵义和重大意义的思想、理论、主义,在他们手中只不过是挡箭牌。在它们的掩护下,他们不是为民办事,而是搞见不得人的勾当。卓越的思想,在他们的幌子下可以当做

任何商品,这种思想又有何用!美好的理想,在他们的实践中可以用来作为蒙蔽朴实人们的工具,这种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完美的真理可以拿来在“酒肆及市场”上做交易,这种真理又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对任何伪君子的所谓“诚实”活动得出的结论,不是逻辑结论,而是道德关系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变的结论。对活动家人格的失望,必然导致对他的思想观念的失望。这当然不是理性逻辑,而是生活逻辑,它包含着重大的意义。不错,老实和无私的蒙昧主义者的危害性,远远少于有文化的答尔丢夫^①,上流社会看重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上流社会的人,而是能随机应变。

……机灵乖巧

比起那固步自封,
那是有利得多了。

作家比任何人都必须更加完全地言行一致。对于作家,对于拥有对成千上万听众发表言论的可贵特权的人,除了传播他所获得的那份真善美的目的之外,不论以别的任何目的发表言论,都是危险的和犯罪的行为。作家的能力在于才华,而才华的力量首先在于真诚。不作妥协,不作令人苦恼和有损尊严的让步,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存;但是有的人却把让步变成假仁假义,乃至否定在实践中所相信的并作宣传的理论,这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读者,都对最受爱戴的作家的生活细节和私生活感兴趣?这当然不仅仅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有意识地或本能地想从作家生活的实例中,获得他们言论真实性的新的、最有力的证明。能够无所畏惧地走上这个最终法庭的作家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著作不是追名逐利的产物,而是生活的结晶,他的作品不是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信念的表现,换句话说,不仅是信念,而且是知识——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信念。那就可以死后荣耀 300 载,也就可以“死后不蒙羞”了。但是,如果活着的人预感到自己死后必然蒙受被揭露的“耻辱”,如果作家在内心深处意识

^①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伪君子》的主角。(本书注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系译者所注)



到,他应该得到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这就已经是足够的惩罚,我们的正义感就可以认为得到满足了。

不管你机关算尽
巧妙地蒙骗丈夫——
也不可能一辈子戴假面具,
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民意法庭,也和历史法庭、良心法庭一样,不会作任何形式的制裁,然而,对于还没有完全丧失道德感的人来说,它比刑事法庭更可怕。

现在我们可以十分轻松地来探讨下面的课题。我的叙述不会伤害读者的任何高尚信念。读者深刻认识了我们这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道德个性后,不会苦恼,也不会失望。这是振奋精神和坚定信念的自我剖析的形式之一——坚定人的信念和人的尊严。只有上帝是无罪的,然而,人间也有正人君子。没有正人君子,人类就不能存在。别林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这样宣告。不是文学的兴趣,不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与尊敬之情鼓舞着我们(只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对人的本性的骄傲和喜悦,他几乎站在理想的顶峰,作为最杰出的楷模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也和哈姆雷特那样,我们的确会经常“怕人”。那些让人宽慰和喜悦的罕见事例使我们觉得格外可贵。别林斯基的生活充满激情、迷惘、错误,有时甚至还有沮丧,但是恰恰是对于这一类型的人,许多事可以谅解,因为他们兴趣广泛,他们的错误不是源于对真理的冷漠,而是因为过于热情和迫切地追求真理。别林斯基不会也不可能对事物进行半感觉、半思考。为了不至消极地认识他觉得绝对正确的那些思想观念,他的思维方式是极其灵活的,他力排众议,发展和扩大这些思想观念;为了排除逻辑结果,他的情感是真切和激昂的。他“顽强、激情和紧迫”(涅克拉索夫^①的出色用语)地勇往直前,正因为这样,稍一不慎,就会偏离正道,把他引入荒原——进入任何人

^①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作品有《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

都不敢跟随的荒原。他诅咒自己的“莽撞”，于是一咬牙，从思想的荒原中返回，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他那开拓者的劳动，从不气馁，不沮丧，不绝望，最终掌握了他所渴求的护身符。

我们无忧无虑地品尝着
从神秘树上摘下的果子。

这样的探索不会白费心血，这样的迷路也不是字面之义的迷路，它是赎罪的祭品。按诗人的话来说，迷路是命运的要求，因为“不花代价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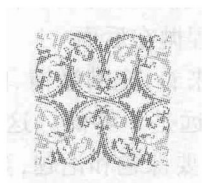
“什么是真理？”这个讽刺性问题的深奥答案，我们很清楚。不错，真理是无法用任何一个抽象的公式来表达的，而是在人的个性中，在对善的追求中，在对和他类似的人的爱心之中，情愿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思想局限和我们的冷漠，以自己遭受痛苦的代价来赎罪。时光流逝，人一代一代地更迭，任务、口号和旗帜不断变换，陈旧的理想失去意义，新的理想随之被推出——不过在这个进程中，相对观念和时间使命是绝对的和永存的。人不断死亡，但是人类生存着；思想观念失去光彩并消亡，但是真理却永放异彩；理想渐渐失去意义，但是对理想的追求永不停顿。生活存在于生活的进程中，真理存在于它的揭示过程中。谁推动人们前进，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唤起我们理智和情感的活动，谁就是名副其实的真理服务者，尽管不断前进的生活，早已把他那曾经一度辉煌的思想模式和历程抛在后面。

从这一最高的和总的观点来看，充满激情、曲折和转变的别林斯基的活动，是不受任何指责的。但是这远远是不够的。这位不朽作家去世将近半个世纪了，但是他的文学批评活动的主要课题和论题，至今还保留着富有生命力的时代精神和新意。别林斯基的基本思想观点，他自己作了这样的概括：“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儿童之外，谁也不能要求诗人一定要给美德唱赞歌，用讽刺诗谴责恶习，但是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有权要求诗人的诗歌，或者对时代问题作出回答，或者至少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深表悲痛。谁蔑视人民大众，只为自己歌唱，谁就必然成为自己作品的惟一读者。”说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别林斯基文学批评



的基本要求表达得如此明确,概括得如此清楚,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曲解。别林斯基的继承者们(他们的姓名就不必提了)以后的一切活动,概括地说,就是发展这一原则。当然是在当前的文学现象中应用这一原则。不言而喻,这一原则的意义根本不是美学的,甚至不是纯文学的,而是严格和直接社会性的:要求诗歌不回避“时代问题”——这就是说,实质上这是社会本身对它的要求,这也就是说,要提高团结意识,唤醒公益精神,没有它是不可能进步,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生活目的。作为艺术的形而上学的美学,对于别林斯基,不是独立自主的目的,而是相当好的手段。

因此,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已经去世的人,而是活着的,甚至至今还是先进的人。别林斯基的生平中,外界活动事件相当贫乏,然而内在活动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卢梭曾在心中默默地说,他将手捧自己的《忏悔录》,前去参加末日审判。别林斯基不必挑选最优秀的作品,什么也不必否认,什么也不必隐瞒地出席末日审判。他按照他的思想写作,按照他的写作生活。在这种最完整的真诚中,不但有他的辩白,而且除了他的思想功绩之外,还有他的道德贡献。作为作家,他教导我们思维;作为人,他教导我们热爱思维和信赖思维。别林斯基是天生的利他主义者——这就是他的全部道德品质的简要概括。



第一章

别林斯基的童年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0年5月或2月(这一日期尚未核实)^①出生于斯维亚堡^②。和许多俄国作家一样,他出身神职人员阶层:别林斯基的祖父是奔萨省下洛莫夫县别雷尼村的神甫,因而姓氏就为别雷斯基,后由我们这位文学批评家改为“别林斯基”。“在别林斯基的血管里,”屠格涅夫说,“流动的是纯正的血液——大俄罗斯宗教界人士的特征,多少个世纪来不受外国血统的影响。”别林斯基的祖父——尼基福尔神甫——就某一点来说,是一个出色的人,他和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我们的时代)乡村神甫的生活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他过着宁静和清心寡欲的生活,在家里一直保持着正人君子的形象。别林斯基的父亲完全是另一种模式的人,但也和他父亲一样出色。别林斯基的父亲——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毕业于奔萨医学院,在海军舰队当医生。舰队停泊在芬兰期间,他的第一个儿子维萨里昂出世了。1816年,他到故乡奔萨省

① 根据现在的资料,别林斯基的出生日期为1811年6月11日(俄历5月30日)。

② 芬兰城市,现名芬兰林纳,1809—1917年属俄罗斯帝国,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之一。



当差——在琴巴尔^①县衙门当医生。19 世纪初期的外省情景,从果戈理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画廊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琴巴尔发生了类似《聪明误》中所描述过的事情: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别林斯基被指控不信神而信仰“伏尔泰主义”,被逼迫和县里社会各界断绝一切关系,除了行医之外。他的妻子——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的母亲——从现存的关于她的极其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和当地社会同流合污的人。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在社会上受气,在家里又得不到妻子的支持,于是他就采取俄国人聊以自慰的老办法:他开始酗酒了。他用这样的方法麻醉自己,糟践自己,到了自暴自弃的地步,几乎和抛弃他的那个社会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然而,他们的关系并没有亲密起来,这显然是因为醉酒的别林斯基还是比清醒的博布钦斯基、多布钦斯基、科罗博奇卡和索巴凯维奇^②们高明得多。他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尖锐化了:别林斯基的父亲失去自控能力,说话信口开河,无所顾忌,傲慢的博布钦斯基们恼羞成怒,对他恨之入骨,使得别林斯基的父亲甚至不敢出门给人看病——担心遭人暗算而死。尽管这种忧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神经不正常所产生的幻觉,但是,这毕竟是琴巴尔社会对别林斯基父亲极端的态度所造成的后果,使他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

由这样的成员组成的家庭生活不可能和睦,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佩平^③在论述别林斯基的那本著作中收集的各种资料认为,这样的家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道德氛围,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学批评家生长的道德氛围是极差的。然而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俄国宗法制家庭的生活只要多少有一点文学知识的人,读了别林斯基家的近支亲属伊万诺夫写的一些材料,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景,就会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从这个聪明孩子的童年就不会不发现他的敏锐、喜爱读书和极大的好奇心。这孩子兴致勃勃地听父亲讲往事,发议论,这一切都引起孩子深刻的思考。”“从伊万诺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佩平补充说,“他

① 1948 年改名别林斯基市。

② 这都是《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的人物。

③ 佩平(1833—1904),俄国文艺学家,写有论述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的生平和创作方面的专著多种。



们之间有好感,这对父子俩都有良好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维萨里昂少年时,家庭发生纠纷时,他往往提高嗓门,责备父亲。父亲听后,不发火,不辩解:显而易见,他尊重儿子的意见。”然而佩平不知为什么说别林斯基的家庭关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的“容身之处”是令人不愿待下去的。难道父子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不是令人高兴的吗?难道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正是古典格言所表达的“我的座右铭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关系、观念和观点毫无生机的沙漠中鲜花盛开的一片绿洲吗?别林斯基的父亲显然不但比那个偏僻的县城,而且甚至比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高明得多。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不但得到父亲天性的爱,而且还得到父亲的关怀和理解,这真是太幸福了。亲切友好地接近他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时时刻刻树立他们的威信和让他们懂得正确使用权利,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儿童——尤其是聪明和自尊心很强的儿童的智力得到发展,得到提高?别林斯基享受着如此异乎寻常的幸福,父母之间细小的家务纠纷和这种幸福相比,也就微不足道了。当然,如果没有父亲的这种融洽、闪光的关系作比较,母亲和他的关系也就不会显得黯淡了。据左邻右舍说,“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但是文化修养不高,性子急躁,爱争吵;她文化低——只读过识字课本。她的全部心血都花在子女身上,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当维萨里昂在莫斯科时,她还托人给他捎去毛线衣和烤鹅”。这有什么不好或不正常的?——我们不禁要问。母亲竭尽全力让子女吃饱穿暖,但是并没有按照道德和思想准则去教育子女,也没有深入了解孩子的心理,从不违背聪明孩子的意愿。不管她这样做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因为她不清楚什么是准则(她可不管这些),但是后果是极好的:母亲愚昧、落后的偏见,丝毫不影响敏感的孩子。人们能不羡慕别林斯基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吗?^①

以后幸运之神一直垂青别林斯基。他在一位自由开业(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的女教师那里接受启蒙教育。这位女教师名叫齐普罗夫斯卡娅,生平事迹

^① 我们在这里明确地说明:佩平所撰写的别林斯基传记,是十分客观和严谨的,几乎完全没有评论因素。因为我们这部著作是在他的传记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加以说明。佩平所收集的材料,我们认为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资料的论断,以及这些事实所处的环境,大多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予以否定。



无从查考,然后到当时刚刚开办的县立小学读书。“办学初期,”佩平说,“全校教师编制只有一名校监,由他担任全部课目的教学任务。这位校监是善良、温和的人。”“不久,”和别林斯基同时入学的伊万诺夫说,“增加了两位新教师:一位是神学课教师,是教堂神甫;另一位教俄语课——是教堂神甫的儿子,刚被宗教学校开除的年轻人。这位俄语老师专门喜欢用树枝体罚学生,有时他以‘游戏’的形式用树枝抽打学生,以此取乐,而且受体罚的学生全是没有过失和勤奋好学的孩子。这种野蛮行为引起维萨里昂极大的不满,请父亲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出面向校监告状。”必须指出,“维萨里昂从来没有受到这位老师野蛮的体罚,他干预此事,不但是出于对低年级同学的同情,而且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愤慨。学校里的教育完全是宗法制式的——粗俗、简单。老师只顾自己回家喝酒,让学生放任自流。到了夏天,有时全校学生都下河游泳。”我们把伊万诺夫优雅的用语,例如11岁的“胖娃娃”“对野蛮行为极大的不满”等等,放在一边,不能不看到,由于有了这位“善良和温和的”校监,琴巴尔县立小学比别的学校好得多,在其他学校里,并不排除“专门喜欢用树枝体罚学生”——这是教师的规矩。后一代的代表人物——波米亚洛夫斯基^①,在教会寄宿学校里被树枝抽打了400次,或者列舍特尼科夫^②,仅仅没有挨过懒惰老师的抽打和虐待——他们从别人那里听说别林斯基从来没有受过体罚,感到十分惊讶。这所学校不但没有损害别林斯基的道德,而且还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当时担任奔萨省小学督学的是赫赫有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拉热奇尼科夫^③,他提供了极其有趣的材料。

“1823年,”拉热奇尼科夫说,“我前往琴巴尔小学视察。新校舍刚刚落成。在我安排一场考试时,一名12岁的男孩从学生中站立起来,走到我面前,他的外表一看就引人注目:前额突起,很是好看,两眼闪烁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智慧,瘦小的个儿,可是他的面部神态看上去要比他实际年龄大一些。他的目光很严肃……他对全部问题都对答如流,信心十足,大有老鹰扑小鸡之势(因此我立刻称

① 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作品有《神学校特写》等。

② 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俄国作家,作品有《谄媚者》等。

③ 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作家,作品有《最后一个新贵》等。